

第六章 呂秀蓮婦女運動的實踐

自一八四八年濫觴的第一波婦運到一九六六年再度興起的第二波婦運，到今日的第三波婦運，雖然婦運不同派別對婦女參政的基礎和追求的目標有差異。但是，爭取政治權一直是婦女運動一個主要的目標，也是女權主義一個重要的議題。

有論者就說：

「尋求原因，發展突破障礙的策略，以便達到提昇參政的水準，擴大參政的機會，進而改善政治的實質內涵，就成了當前研究婦女與政治的主要議題。」（王雅各，2000：337）

第一節 促進女性權益的法制化與國際化

由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三日刊載第一篇爭取女權的文章，到一九七七年倉促抱憾收場，呂秀蓮儘管嚐遍了其中的酸甜苦辣，除了政治因素使婦運在拓荒時期更覺艱辛，也對法律及政策的掣肘慨然。

這使她進一步認識到，新女性主義的理想若想有效落實，除了倡導觀念，還必須從法律及政策面著手。誠然法律是道德規範的底線，但在現實社會中，如果沒有法律的支持，所有道德理念都會在實踐效果上大打折扣。因此前往哈佛大學進修時，就決定將婦女問題法律化。

她在哈佛攻讀法學碩士期間，除了研究美國憲法，還選修了「婦女與法律」課程，後來根據我國國情、現實環境、外國最新立法案例，研擬了兩篇民法、刑法修正草案：「夫妻財產制修訂芻議」、「墮胎如何合法化」，一方面將英文稿寄給法務部李元簇部長作修訂參考，一方面計劃未來參選立法委員時，當作問政訴求之一，以使婦女權益提昇致政策釐訂，立法保障的層次。

她認為夫妻財產制關係到婦女的經濟權益至深且鉅，然而我國民

法親屬篇採行的夫妻聯合財產制卻漏洞百出，嚴重違反平等原則。

例如無論妻子如何相夫教子有成，除非自己有工作收入，否則她的財產永遠以結婚時擁有者，以及因繼承或其無償取得者為限，而對這些可遇不可求的財產，丈夫仍擁有使用和收益權利；另外，如果妻子對外交易時，丈夫認定妻子所交易的東西不屬於妻子的特有或原有財產，那麼她的交易行為就屬無效；除此，「夫債妻償，妻債夫不還」的規定，更是惡法一樁。因此她主張將這些沿用數十年的制度廢除，另行修訂良法。

而對刑法中明訂墮胎屬違法行為，應分別論處輕重不等的刑罰，她的看法是：隨著時移世易，不但人口政策已由重量改為重質，醫療進步也提高了安全度，胎兒定義亦因科學新知而有新的認定，至於性道德的教化問題及善良風俗的維護，則遠非法律所能效勞，況且婦女當有自由決定何時懷孕生育的基本人權。

因此與其讓必須冒著犯罪和健康受威脅的女性找密醫進行手術，不如將其合法化，也好確立基本原則，制訂合理的限制和規定，並以保護母體生命和健康為要，相關醫護人員則有保密的義務。（李文，2003：107-108）

在〈台灣婦運先驅〉的訪問稿中，呂秀蓮就這段歷程說明如下：

「在哈佛大學攻讀法學碩士期間，她除了研究美國憲法，同時不忘選修「婦女與法律」課程，後來根據我國國情，參酌外國最新立法例，還鑽擬了兩篇民、刑法修正草案——『夫妻財產制修訂芻議』及『墮胎如何合法化』。一方面將英文稿寄回給法務部長做為修訂參考，一方面計劃未來參選立委時，作為問政訴求之一，以使婦女權益提升至政策及法律層面。」（沈玉燕，1996b：138）

這兩份文稿寄回台灣不久，呂秀蓮就收到李元簇的親筆回信，而她在學業方面的進展也非常順利，八個月就完成課程，一九七八年夏天拿到第二個法學碩士學位後，又獲得特別研究員獎學金，繼續留在法學院東亞法律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李文，2003：108）

有感於婦女問題的解決必須喚醒國人的覺醒及支持，所以呂秀蓮決心投入政治活動，參選立委。

「原因在於我從婦女問題的思考進而到台灣人命運的思考，我發覺這兩者之間有極為相似之處，婦女佔人口的一半，而台灣人佔台灣全體總住民的百分之八十五，二者皆非少數，但二者卻長期、普遍受壓制及歧視。這個相似之處反映出一個共同的問題，婦女和台灣人本身需要更大的覺醒和更多的努力，才能獲得真正的女權和人權。當我從事婦女運動六年，受盡各種誣蔑打擊和政治干擾之後，我就毅然決定從事喚醒台灣人的政治活動了。」（呂秀蓮，1988：100）

在《台灣：過去與未來》一書，呂秀蓮也以養女來比喻台灣。

「台灣島上的住民，彷彿土地上的附屬品，他們隨著立身之地的所有權變更而變更他們的身分與國籍，她們固然依附土地而生存，卻也因為土地的易主而身世飄搖不定，他們用血汗灌溉著土地，結果反而淪為土地的奴役。他們是一群養女，一群投錯胎，身不由主，任人擺佈的養女，他們誠然有生身的父母，卻又被生身父母攆出家門；他們有領養的父母，卻遭到養父母的拳打腳踢。他們是搖錢樹，為養父母割股療饑；他們是典當物，為養父母的豪賭變賣自己——他們竟然一直地在為他人作嫁衣裳！」（呂秀蓮，2003b：59）

一九九二年二屆立委選舉，呂秀蓮以七萬多票的第二高票當選桃園地區的立法委員。

身為新科立委，她必須很用功的做「功課」及研究問題，並且投稿政論，以便在質詢問政時，逐漸樹立專業性與權威性。她的忙碌自不待言，每天睡眠幾乎不到六小時，雖然這種珍惜每分每秒的緊張生活，對她的健康難免形成壓力，卻也讓她在短短數月內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

例如在院會提案與書面質詢方面，她總共就外交、大陸事務、內政、法制、婦女等方面提出十多項議題，並為恢復婦女節、增設「性犯罪專業法庭」處理強暴案件等議題拜訪政府官員，另外還針對「性暴力犯罪與女性尊嚴」及「大陸事務為內政或外交？」兩項主題，分別舉辦公聽會，同時更為台灣國際化與加入聯合國舉辦全台灣巡迴演講。（李文，2003：281）

此期的婦女運動在紀欣筆下，是多樣且蓬勃發展的。

「台灣的婦女運動經歷了七○年代和八○年代的創立艱辛，在九○年代開始蓬勃發展，婦女團體及其成員的增加、議題的多樣化，以及參與者的積極作為，使性別議題在台灣終於成為能見度很高；不容忽視的社會議題。各地的婦女團體及政黨內部的婦女組織在過去十年中舉辦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活動，更時常針對社會事件發表女人的看法。」（紀欣，2000：自序4）

一九九四年春天，呂秀蓮先後為兩項國際婦女會議忙得不可開交。由於爭取參與國際場合曝光以利提高台灣能見度，是為她重建台灣國際人格展開國民外交的策略之一，因此這兩項重要活動，正好是她和各國代表強化關係，廣結善緣的大好時機。

首先是第三屆世界婦女高峰會議的登場。第三屆世界婦女高峰會議原先決議由西班牙主辦，後因經濟理由退陣，日本亟欲爭取主辦權，經過大會考慮日本仍為男性中社會，擔心成為反諷，而在半年多

前主動問呂秀蓮能否接辦。

最初呂秀蓮十分猶豫，因為她的反對色彩，必然難以取得政府信賴合作，不可能像加拿大主辦第一屆大會時獲得政府全力支持，而且前後歷經三年準備時間。其次，台灣是非英語系國家，找本國人幫忙會遭遇很大的語言障礙，而最困難的，在於我們幾乎跟全世界主要國家全無邦交，如何請得到貴客前來？尤其一些國家代表恐怕因為中共杯葛打壓，而不敢到台灣開會，萬一出席不踴躍，不但有負大會所託，更丟台灣的臉。

但她掐指一算，高峰會議在聯合國於北京召開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之前舉辦，如能在台北順利推出，不啻讓台北搶先北京於國際婦女界大出風頭，因此她在極具挑戰的狀況下，毅然接受了這項高難度任務。

倉促銜命後，她爭取到由自己創辦的新女性聯合會與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共同協辦，並在多方奔走下，獲得我國外交部、新聞局，和國內及國外共十多家企業與機構贊助，邀請來自七十多國二百多位婦女領袖菁英，如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代表 Bella Abzug、歐洲聯盟婦女決策參與組織智庫學者 Monique leijeeraar、愛爾蘭國會婦女諮詢委員會主席 Monica Barnes、美國參議員 Hermina D.dierking、韓國民主黨婦女部主席 Cheong Mi-Hye、法國前總理 Edith Cresson、巴西國家代表 Ferrerira、巴拉圭婦女部長 Christina Munoz 等，以劃時代的「婦女與政治領導」為主題，在為期四天的會議中，進行智慧結合與經驗傳授，為日後婦女參政權益奠定基礎，同時對即將於翌年在北京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預備全面檢驗各國婦女參政狀況之議題有所呼應。

第三屆世界婦女高峰會議揭櫫的口號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女人男人現代人，人人平等。」在此理念下，會議經過演說

與分組討論，總共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報告，最後並作成多項決議，比如透過教育、婦女團體、民間運作等方式，消除大眾對女性的刻板印象，進而提昇女性的政治意識，並形成壓力團體，以及政黨對女性議題的完整關切。（李文，2003：107-108）

至此婦女議題已深受重視，有論者就指出：

「環保、教育、托兒、墮胎等不再只是婦女議題，它們變成主流議題，為兩性所共同關心。早在一九八七年由全國婦女政治組織所做的調查就發現，選民認為女性在托兒、教育、援助窮困等方面的議題比男性內行，也給他們相當大的評價。而男性則被認為較精通技術性議題，如軍備控制和貿易。近來又有一項調查發現，女性較弱的外交政策與國防，選民已經認為較不重要，而女性所擅長的家庭與社會問題則更受重視。」（陳廣譯，1993：28）

在積極行動策略方面，與會的全體婦女代表也達成以下共識：

壹、對於任何一個不能給予女性公平投票和參與選舉權利的國家，聯合國應開除其會籍。

貳、公元兩千年時，所有國際團體以及決策層應有女性人員加入達五十%。

參、聯合國應利用機構的資源協助成立婦女組織，以便監督、評鑑相關工作的推動與進展。

肆、所有國家應在政府部門及政黨內部採取性別平衡措施，以達到男女比例各佔半數的理想。

伍、新聞傳播學校應鼓勵每位學生，以對待男性政治人物的嚴肅態度來對待女性從政者，大眾傳播媒體從業人員也應負起責任，在對女性政治人物進行評價或報導時，必須著重於她們的作為與政策上的表現，而非衣著、外表，和其他微不足道的瑣事。

為了繼續分享經驗與進行交流，本屆大會通過成立「國際婦女政治家聯盟」，並公推主席呂秀蓮擔任第一任會長，希望能透過從政所發揮的溫和力量與人性關懷，改善世界秩序與人類社會。（李文，2003：289-290）

這次在台北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增加台灣在世界舞台的能見度，也使七十餘國，四百多位婦女知道台灣在婦女人權方面的提升，使台灣一躍而上世界的舞台，從與會全體婦女所達成的共識，可整理出以下四個重點：

壹、男女平權關係：從第一、第四項可看出。

貳、兩性共治：從第二項可看出。

參、婦女歧視觀念的廢除：從第五項可看出。

肆、從政策訂定方面提升婦女權益：從第三項可看出。

綜合以上所言，筆者認為這是台灣婦女運動的轉捩點，在這個轉捩點上，台灣婦女登上世界的平台，呂秀蓮還被選公推為「國際婦女政治家聯盟」的會長，這是呂秀蓮的光榮，也是台灣婦女運動的契機。

第二個活動是積極籌組台灣婦女代表團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

這項大規模會議才結束不久，呂秀蓮便起程飛往紐約，出席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籌備活動之一的「非官方諮詢會議」。三月三日，對她來說是極具歷史意義的一天，她在這天得以堂堂進入聯合國，並在會議中提出一項維護台灣代表權益的提案，獲得全場支持，這項提案是：「任何人或團體—包括西藏與台灣婦女，不得被拒絕參加北京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

翌日，中共當局對呂秀蓮不動聲響進入聯合國開會，又要組團前往北京，感到相當緊張，連忙暗中操縱聯合國，試圖把她趕走，這些

手段包括：直接與間接質疑呂秀蓮出席會議的合法性，拒絕她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官方活動，強迫有關人員將她從「專家顧問團」中除名，見未達目的，又強迫在名單中呂秀蓮所代表的「台北，台灣」之外，加上「中國」，藉以矮化台灣。

由於呂秀蓮是以台灣國際聯盟紐約辦公室註冊的「非官方組織」，參加論壇諮詢會議，又以婦女問題專家身分，特別是世界婦女高峰會議主席身分，獲聘為「專家顧問團」顧問，參加官方顧問會議，因此她自認一切合法，對付中共的干擾十分得心應手。

她在會議中的表現，廣泛引起熟悉聯合國事務人士的重視，認為是一項重大突破，美國 CBS 電視台，（遠東經濟評論）聯合國廣播電視台記者，都做了採訪報導，在聯合國大廈廣為散發的 地球時報，也以半版刊出呂秀蓮專訪，使得台灣尚未進入聯合國，但國會議員已在會場自由進出的訊息不脛而走。（李文，2003：290-291）

呂秀蓮兩次參加聯合國會議。第一次是一九七五年聯合國第一次大會在墨西哥舉行時，呂秀蓮以私人身分被推薦參加，但是因為中共代表團領隊多方面阻撓，使她中途折返，無法與會。第二次那次即是此次一九九四年出席「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籌備會，還是遭受中共打壓，但是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呂秀蓮以「世界婦女高峰會議」主席及「非官方組織」身分，對付中共干擾十分得心應手。不但讓台灣立法委員重回聯合國且引起美國電台，聯合國廣播電台都做了採訪報導，以「婦女問題專家身分」回到國際舞台，這正是「柔性外交」之一。回到台灣，十月則到維也納參加聯合國經濟委員會所舉辦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歐洲地區會前會。

一九九七年，呂秀蓮擔任桃園縣長時，對於婦女保護，除推動兩性平權觀念外，更成立「性侵害防治中心」，與「婦幼安全中心」合

署辦公，全天候提供受虐婦幼的緊急救援與避難場所；並印製「婦女健康護照」，提供免費子宮頸及抹片檢查，提醒女性切莫疏忽自己健康，積極為婦女健康「把關」。(吳釗燮編，2003：16)

二〇〇〇年呂秀蓮當選中華民國地時任副總統後，八月呂秀蓮展開足跡遍及全國的「關懷婦女平安之旅」，以實際的舉動關懷婦女人權。她訪視各縣市家庭性暴力防治中心、家扶中心，與各級政府、婦女代表進行座談：除宣導新政府婦女權益政策外，更喚起各界對婦女人身安全的重視。她一方面鼓勵受害婦女不再忍氣吞聲，要勇於檢舉，並接受協助，另一方面警告加害人對婦幼性侵害或使用暴力是犯法行為，應受逞處。(吳釗燮編，2003：68)

至此，呂秀蓮成為台灣女性角逐政治權力，在最短時間，能得到最高權力的代表。也寫下中國婦女參政新的扉頁。

早在一九三一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統一全國之後，公佈訓政時期約法，其中第六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率平等」，中國婦女的參政地位獲得確認。一九四六年憲法公布，女性的選舉與被選舉權也得到了憲法上的保障。一九四七年，行憲後的第一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的選舉中，女性的當選率可謂成績斐然。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後，更漸次通過立法建立制度，以保障婦女的權益。二〇〇〇年的總統選舉，台灣婦運的先鋒呂秀蓮女士當選有史以來第一位民選的女性副總統，而新內閣野大量進用女性優秀人才參與決策。

表 6-1-1 呂秀蓮廢除歧視性法律一覽表

發表時地	法律條文內容
1970 年在伊利諾大學發表	1.夫妻住所的設定。 2.子女姓氏及駐所的設定。 3.夫妻財產中夫妻之原有財產及夫妻管理財產之權利義務。 4.對未成年子女懲戒教養之權利。 5.兩願離婚時子女監護問題。
1977 年在哈佛大學研擬	1.夫妻管理財產規定。 2.廢除「夫債妻還，妻債夫不還」的陋規。 3.墮胎合法化。
桃園縣長期間	1.性暴力犯罪與女性尊嚴公聽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6-1-2 呂秀蓮促進女性權益法制化大事一覽表

年代	年齡	大事記要
1970 年	26 歲	在美國進修比較法學碩士期間 對訂婚與結婚年齡的檢討 夫妻的性及住所的設定的檢討 子女姓氏及住所的設定的檢討 夫妻財產中夫妻之原有財產及夫妻管理財產之權利義務的檢討 對未成年子女懲戒教養之權利義務的檢討 兩願離婚時子女監護問題的檢討
1977 年	33 歲	在哈佛攻讀法學碩士期間 主張廢除「夫債妻償，妻債夫不還」的惡法 主張墮胎合法化，也確立基本原則，制訂合理的限制和規定，並以保護母體生命和健康為要，相關醫護人員則有保密的義務。 根據我國國情，參酌外國最新立法例，還鑽擬了兩篇民、刑法修正草案——「夫妻財產制修訂芻議」及「墮胎如何合法化」。
1992 年	48 歲	就任第二屆立法委員 恢復婦女節 增設「性犯罪專業法庭」 舉辦「性暴力犯罪與女性尊嚴」公聽會
1997 年	53 歲	就任桃園縣長 成立性侵害防治中心、婦幼安全中心 印製「婦女健康護照」 提供受虐婦幼緊急救援與避難場所
2000 年	56 歲	就任副總統 關懷婦女平安之旅 訪視各縣市家庭性暴力防治中心、家扶中心 與各級政府、婦女代表進行座談 宣導新政府婦女權益政策 喚醒各界對婦女人身安全的重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二節 推動婦女團體之整合與跨國性之交流

呂秀蓮是中華民國第一位女性副總統，同時亦是三十年前率先提倡新女性主義、倡導兩性平權的第一波婦女運動發起人，因此被視為國內女性參政的重要指標。媒體報導呈現的副總統呂秀蓮形象，及其

引發的相關新聞事件，在在使得兩性政治、女性參政等議題在公共領域內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和論辯。

二〇〇一年呂秀蓮出席「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成立大會，象徵第四波婦女運動的開始。（吳釗燮編，2003：187）

第四波婦女運動有以下幾件重要大事：

壹、成立全國婦女團體聯合會

根據呂秀蓮在《台灣良心話》一書所言：

「當選副總統進入總統府後，我沒忘卻共同期待『兩性共治』能夠真正落實，所以我開始請各縣市婦女代表以及社會局局長來座談，漸漸地我了解我們需要統合，我們必須要真正地統合在一起，各個團體之間要統合、城鄉縣市之間要統合、各個不同職業之間也要統合。我希望能夠成立『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呂秀蓮，2001：194）

多年來台灣的婦女團體都集中於北、高兩市，都會的婦女權益經過長期的努力，在法律面、制度面逐漸落實，但因城鄉差距，這些努力的結果，無法全面擴及，使更廣大的婦女朋友受惠。為了縮短政府與民間、中央與地方、企業與婦女團體以及城鄉貧富的差距，呂秀蓮認為全國的婦女資源和資訊必須有效統合運用，因此積極催生「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的成立，希望藉由全國聯合會來團結婦女力量，發揮女性才華，進一步為自己，也為國家社會貢獻所長。

呂秀蓮在此時已位居副總統的高位，對婦女運動有更新的期許：

「我們希望二十一世紀是創新的『兩性歸零、平等出發』的新世紀，我們新女性必須超越、創新、融合，我們要超越過去，要解構過去。但這樣還不行，光只批判、顛覆，會弄得一塌糊塗，我們台灣社會所面臨的危機，就是有太多的衝擊之下，很多舊的東西都被顛覆、被解構，但是還沒進入

重整和融合的階段。」(呂秀蓮, 2001: 91-92)

所以,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五日,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簡稱「婦全會」(NUTWA)正式成立,這是一個以台灣各地婦女團體為會員的聯合性組織,目前已有六十二個會員團體加入(見附錄十)。副總統擔任榮譽顧問,該會成立宗旨是互通聲息,結合全國婦女團體,強化資訊分享;互通有無,協調整合國家社會資源;互為主體,促進婦女團體交流;互相扶持,提昇婦女權益,增進性別平等及社會福祉。

兩年多以來,婦全會舉辦了各項培訓課程,包括「婦全會第一屆婦女團體幹部聯誼暨行銷公關研習營對」、「非營利組織如何開闢財源」課程、「如何對企業主呈現行銷企劃案」研討會、「企劃撰寫與福利資源整合」課程、「如何整合福利資源達組織永續發展」課程、「台灣婦女人權發展與弱勢婦女關懷」國際會議及「賽小姐」養成計劃全功略暨校園巡迴講座、「台灣婦女國際經驗交流座談」等大型活動。透過這些活動來進行企業的策略聯盟,提供永續經營的資源;建立國際網路的資訊交流與整合,突破城鄉差距與國際藩籬;提出婦女人權年度報告及婦女政策白皮書,並長期監督執行情況;舉辦國際及地區性婦女活動;規劃課程,長期培訓婦女人才,以達成共享資源的願景。(吳釗燮編, 2003: 68-70)

在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呂秀蓮參加由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所舉辦「台灣婦女前進國際」經驗交流座談會,就以「用女人的天質,走天下的路」,說明他個人在參與我國外交及國際事務的經驗,並期許全國婦女家事、國事、天下事,都能事事關心。

呂秀蓮在《台灣良心話》(2001: 201)一書中,也曾提出自己對「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的期許。

「假如有一個全國婦女團體聯合會的創始，我們可以事先提供政府預算的編列，提供婦女福利政策的參考，我們可以讓國家的資源分配合理均衡，可以讓國家的政策制定更合情、合理、合法，我們不只管家事、國事還管天下事。世界已經邁向地球村了，地球村表示人與人之間距離要縮小，國與國距離要縮小，族群之間的距離要縮小，因此女人家事、國事、天下事通通都要關心，所以，不但參與公共事務、參與國家大事、也要參與國際活動。本世紀是 e 世代，e 世代有許多的詮釋，但是我希望這是個 everybody 的世代，每一個人的世代，所以我們要管天、管地，國家大事、天下大事通通要管。我們不要戰爭，希望更多的和平、友愛，所以我當選以後一再提倡柔性國力、柔性外交，這不是口號，這是可以實現的。我們女性運用我們的愛心、我們的慈悲，我們可以讓世界更和平。」（呂秀蓮，2001：201）

貳、催生全國女性行政首長聯誼會

經過許多女權運動先進前仆後繼的努力耕耘，台灣的女權至今已有初步成長。不過，這不表示台灣社會中對女性人權的尊重，已經達到了令人滿意的程度，她仍然繼續不斷為維護婦女權益而努力。暨婦女團體聯合會議之後，呂秀蓮更著手統合全國各黨派的女性行政首長們，從中央內閣到地方縣市及鄉鎮女性正副首長成立聯誼會，以鼓勵婦女參政，並提昇婦女從政品質。

副總統呂秀蓮經常以超越、創新及美麗、慈悲和智慧，來期勉全國婦女同胞，希望大家明辨是非、發揮道德勇氣、說良心話、做良心事，以創造和建設性的思維，來證明女性的能力。女性不但要「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更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走出廚房走進國政殿堂，更走進世界舞台；不但要積極爭取婦女的權益，更要建立兩性共治、兩性共和的新世代。（吳釗燮編，2003：70-71）

參、召開亞太女性國會議員會議

副總統呂秀蓮關切本國婦女同胞的問題，並不侷限於台灣而已，也很著重台灣婦運與世界婦運的接軌。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五日，主辦「亞太論壇：女性與權力」研討會，邀請亞太地區女性國會議員二十八位來台，她在大會致詞時指出，人類在上一世紀有太多戰爭發生，主要是因為女性參政人數太少所致，希望在新的世紀中能有更多的女性加入，以開創人類和平的新世紀。雖然女性踏入政壇的第一步通常都較男性來得艱辛，卻也比男性更受到選民的支持與信任，因此，女性參政是一條方興未艾的新路。（吳釗燮編，2003：68）

三十年前副總統呂秀蓮投身婦女運動時，台灣只有四位女性國會議員，內閣閣員則沒有任何女性，現在台灣女性閣員占四分之一，女性立法委員也占四分之一，女性法官占五分之二，臺北市議會女性議員則占三分之一，放眼世界，尤其亞洲政壇，這是相當令人感到欣慰與驕傲的成果。呂秀蓮對台灣女性在參政上的表現，無論國內外，她都認為是有進步的。

「從全球的趨勢，首先我要讓大家看到，女人站在二〇〇〇年的歷史座標，來自全球各縣市傑出的女性同胞聽到這樣的數據後，放眼世界，回歸台灣，來看看我們是不是幸福多了？剛剛所說的事並不會發生在台灣，但這代表我們做到了男女平等嗎？恐怕也未必。早上我翻了我三十年前的著作《新女性主義》，看！它的封面是新的，這已是第五個版本了，我看到的是當我三十年前開始提倡新女性主義時，很簡單的幾個數據來對比...所以看三十年前，女立委四位，女國代四位，台北市議員七位，嘉義市長是女性，三峽、白河鎮長是女性。現在我們對比過來，總統府副總統是女性，台北市議會有三分之一是女性，議長也是女性，內閣閣員有四分之一是女性，國會有五分之一是女性，各位對比起來，你看我們有沒有進步？」（呂秀蓮，2001：85-86）

在國內三十年前的政壇，女性參政的人數無論在各階層都是屈指可數。對照今日的台灣政壇，有一位女性副總統和一位女性市議長。各階層參政的女性也從無到有，或漸漸增多。呂秀蓮特別用三十年前做今昔對比，自然是因為三十年前正是「新女性主義」草創時期，台灣社會正從舊女性時代走向新女性時代，呂秀蓮還做了一首「新女性之歌」來描述新女性形象¹。從當時「恨不身為男兒身」到今日以「一抹胭脂，一襲美麗套裝」進入總統府，成為台灣女性副總統的第一人；從當時「女孩子的學歷只是一份嫁妝」到今日男女平權，同享教育資源；從當時有人罵他無聊到今日有這麼多傑出女性在各領域嶄露頭角，台灣的婦女運動雖然沒有亦步亦趨的跟著外國婦運的腳步，但也走出了自己的路，行文至此可以說：台灣婦女運動是有正向價值的。

表 6-2-1 呂秀蓮跨國際性的婦女運動

¹ 新女性之歌：我們是新女性，不分學歷、職業和年齡，負責進取又獨立，愛國愛家愛自己，不享特權，不受壓抑。用知識來美容，我唯服務是樂趣，科學藝術和政治全面都參與。讓我們頂天立地，頂一天—立一地。資料來源：呂秀蓮，2001：206。

1994	50 歲	於台北主辦「世界婦女高峰會議」計有七十餘國，會中通過成立「國際婦女政治家聯盟」推呂秀蓮擔任會長 10 月獲准參加聯合國經濟委員會在維也納舉辦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歐洲地區會前會
1995	51 歲	積極籌組台灣婦女代表團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 於台北主辦「世界和平婦女高峰論壇」計有十餘國，二十多名重要婦女政治領袖與軍事專家以女性主義觀點探討戰爭與和平此一嚴肅課題，並研擬解決爭端的非戰方法
2001	57 歲	主辦亞太論壇「女性與權力」研討會
2003	59 歲	接見參加「2003 年國際婦女論壇」各國婦女領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而國際上從第一波婦女運動爭取選舉權、教育權，所有一切男女平權（有關婦女權益爭取，至今未曾停止。）到第二波婦女運動有國際婦女互相支援合作，以至今日第三波婦女運動，深入文化內容，更豐厚了婦女運動的內涵。今日婦女在政治上的表現更有長足的進步，進入政治領域最高殿堂的總統府也大有人在。比較婦運之初筆路藍縷，由於長久以來在父權體制下，大多數婦女並不會也不知道爭取，直至今日有五位女性爭取到了進入本國政治殿堂，成為本國最高的政治權力中心。從這個面向來看，整個世界的婦女運動也是有正面的價值的。

「聯合國一百八十九個國家，據我所看到的資料，應該有五位女總統、五位女總理，剛好斯里蘭卡總統、總理都是女性，而且是對母女。另外我在

三月十八號當選時，我看到的資料有五位女副總統，後來我漏掉菲律賓的副總統是女性，在我就職的第三天，在中美洲多明尼加改選結果副總統也是女性。所以目前的資料，聯合國一百八十九個國家（包括我們在內，雖然沒有加入聯合國，但是我們自己要承認我們自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共有五個女總統，五個女總理，七個女副總統。」（呂秀蓮，2001：86-87）

第三節 兩性共治與柔性佐國的理想

在呂秀蓮的思維和言談中，時常出現「陰性氣質」的字眼，在兩度入主桃園縣政府，呂秀蓮選擇享受參政的成就感時。她相信，女性溫柔的特質，是女性參政的正數。一抹胭脂，一襲美麗套裝，她說：「我可以比你溫柔，比你體貼。」（邱花妹，1998：104）

且多次從女性主義政治立場出發，嘗試描述一個兼具陰陽兩性氣質且有助於兩性平等之國家安全論述。本節試從呂秀蓮從政以後所言「兩性共治」及「柔性佐國」兩方面來論述如下：

壹、兩性共治

呂秀蓮在《台灣良心話-呂副總統的第一年》談到陳水扁總統也有「兩性共治」的理想。

「現在作為國家的副元首，想到在我有限任期內，數饅頭現在剩下三年多一點，很想追隨陳總統實現『兩性共治』，也就是希望國家的資源做有效的分配，能夠讓每一個人從生、老、病、死都得到國家的照顧，得到社會的關懷。」（呂秀蓮，2001：201）

在一九九六年《2100 女性參政大趨勢》一書中，呂秀蓮也提出她對兩性共治的看法。她稱之為「舊時代的句點，新時代的晨鐘」。

「儘管國內朝野各政黨對於「兩性共治」的呼聲裝聾作啞，聯合國卻已發出「50/50 BY THE YEAR 2000」的手旗，要求世界各國政府應採取積極有效的優惠措施 Prages ine Affirmation Artion，致力掃除性別歧視，提昇婦女地位，使公元二〇〇〇年時，各行各业男女性別比率平分秋色，各占百分之五十。」（呂秀蓮，1996：序文）

她的兩性共治乃要經過「兩性平等」、「兩性共識」乃至「兩性共治」三階段。在《台灣良心話》爭呂秀蓮就曾說過

「我更堅信我們婦女可以擔當更重要的責任，讓我們真的用我們的智慧和慈悲，用我們的美麗來開發人間的淨土。我還是希望明年真正的新女性三十年，從現在開始在新女性的念力之下，想想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開闢我們的天地。我們期待人與人之間不要再猜忌、不要再鬥爭；我們希望朝野之間一片祥和，我們希望男女之間一片祥和；不只希望兩性之間平等、兩性共識，我們還希望邁向兩性共和。」（呂秀蓮，2001：201-202）

而「兩性共治」之後的最大成效是打破『男主外、女主內』以及公領域和私領域的藩籬，讓男人和女人充分發揮聰明才智，並且讓政府公權力妥善照顧每個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無論男女老幼，均能安居樂業。」（呂秀蓮，2001：64）

她也把自己在「兩性共治」的成果在2000年9月25日至中美洲各國的訪問演說中表達出來

「縱橫台灣和中華民族的歷史，這次大選台灣首次以選票選出一位女性的領導人，不僅為台灣政治社會的『兩性平等』（gender equality）樹立了新的里程碑，也為全世界的『兩性共治』增添一個難能可貴的例子。就女權、女政治領袖和女企業家而言，台灣是屬於亞洲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台灣女

性在立法院有佔五分之一的席次，行政院有四分之一的部會首長和閣員是女性，在首都臺北市議會女性更占三分之一席次，甚至在傳統上男性主導的資訊工業，很多女性也位居要津。」（呂秀蓮，2001：97-98）

對於女性參政，呂秀蓮也深感重要。對於此次之全民直選，呂秀蓮是以一種時空界標來看待此次的選舉，因為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由人民第一次選自己的總統，她的歷史使命是要結束舊的台灣，開創新的台灣，而這也是呂秀蓮這次參選的重要指標。呂秀蓮表示：

「我們台灣悲苦的命運，也就是被奴役、被屈辱、被控制的時代必須過去。而一九九五年這次新生的選舉，就是台灣新生的開始。所以，我提出了尊嚴、安全、幸福的主張，要為台灣創造一個尊嚴、安全、幸福的環境。但是，如果兩性無法平等，那麼又將如何創造一個尊嚴、安全、幸福的真正時代。所以身為一位女性參政者，我認為提高女性的參政地位是十分重要。」（呂秀蓮，1996：175）

貳、柔性佐國

在呂秀蓮擔任副總統之後，曾表明自己不敢言共治，但願以良相佐國自許，故曰：「柔性佐國。」（呂秀蓮，2003a：11）所謂「柔性」一詞，呂也多次在公開場合中闡述自己的看法。如：「『柔性國力』是以高超且具吸引力的道德、思想或價值體系來作為國內社、經、政發展的火車頭，更是台灣與全球社會互動和接軌的橋樑。就台灣而言，『柔性國力』主要表現在：民主、人權、和平、愛心和高科技。」

而她認為這種『柔性國力』乃根源於台灣人的特質，而這種特質更應該推展到國際上與國際接軌。「雖然，政治奇蹟與經濟奇蹟背後各有其錯綜複雜的原因，但如果要淬取初造成這兩個構成『台灣奇蹟』的最正要共同要素，那就是『人』（people），即台灣人民的『柔性國

力』(soft power) 台灣人是世界上最勤奮也最善良和平的民族之一，他們具有堅忍不拔、吃苦耐勞的特性，並且正直勇敢，長期凝聚形成特有的『柔性國力』。異於強硬的經濟制裁和軍事力量，它是以高超且具吸引力的道德、思想和價值體系來作為國內社、經、政發展的火車頭，柔性國力更是台灣與全球社區互動和接軌的橋樑。」(呂秀蓮，2004：79-80)

有論者言

她帶著真理與正義的天命，倡導「柔性國力」、「柔性外交」，以太平洋民主國家的定位，讓台灣走向世界，並引領這個世界來認識台灣，奇特的命運讓呂秀蓮女士身負如此重要的使命。「女力」已儼然是未來的世界潮流趨勢。(陳姿毓，自由時報 2006/2/24：A19 版)

而從呂秀蓮《台灣大未來—海洋立國世界島》這本書中，更可看出她對「柔性」這兩個字的闡揚。試整理出以下六個重點：(呂秀蓮，2004：79-104)

一、「柔性國力」也具有力量

在呂秀蓮的思維中，國力有兩類。。一類是「剛性國力」，所謂「『剛性國力』是基於剝削式的物質主義及軍事擴張主義『剛性國力』冷酷與機械式的本質，忽略人性的價值，並誤導國家成為過渡中央集權甚至成為軍事霸權，它是具有侵略性與破壞性！」而「柔性國力」的理念與「剛性國力」呈現強烈對比：「『柔性國力』運用慈悲與智慧打擊腐敗、貧窮與不公正，它既慷慨又充滿建設性，這些價值都是無價之寶。從這個角度出發，和平與繁榮的關鍵不在於剛性國力而在於柔性國力。

二、台灣奇蹟是柔性國力的展現

呂秀蓮認為「柔性國力催生台灣的政治民主和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至此大放異彩，原被視為『國際孤兒』的台灣也一變而為『國際寵兒』，這種積極正面的形象正在感染擴散之中，尤其像慈濟、佛光山藉台灣民主的活力，進一步以愛心、和平輸出國際，他們像『無國際醫師聯盟』一般，獲得國際性的肯定與讚賞；而台灣對『世界展望會』的贊助，也被榮耀地評為全球最具『愛心國家』之一，徹底將台灣的柔性國力和感染力帶向國際，走向全球。」

三、人權是柔性國力的基本前提

呂秀蓮以聯合國 世界人權宣言 第 28 條所言：「人人有權要求一種社會和國際秩序，在這秩序中，本宣言所載的權力和自由能充分獲得實現。」（見附錄二）這項的社會秩序顯然指涉一個民主憲政的程序。

當然廣義地說，人權包括人的生命權、自由權、福利權等，其涵義隨著時代而演進。而如果用國際人權體系通用的五分法來說，人權可以分成公民、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民權利所要保障與促進的是一個自由的個人所構成的活潑、多元、自主的公民社會，這是民主社會的基石，也是柔性國力的前提。

四、台灣柔性奇蹟對世界發展的貢獻

呂秀蓮以為今天台灣社會的開放，是使台灣之所以能彈性、靈活應對區域性衰退的一項重要元素。台灣社會的開放使其能夠從過去的全球性衰退及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安然度過，幾乎並未受損。隨著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及資訊時代的來臨，台灣推動全球化、加入世界地球村的腳步從未停歇。台灣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後，更顯示出台灣已和全球自由貿易的主流接軌，並積極參予國際社會。台灣對於社會、經濟及全球開放的支持，使國外廠商更能來台投資，並

能參予全球經濟，最後帶來合作與共榮；這也是台灣政治奇蹟對世界發展的貢獻。

五、太平洋世紀與「柔性文明」的發揚

歷史資料顯示，自從西方國家東來尋求貿易之實，台灣人早就透過沒有國界的海洋，將台灣的產品打入世界市場；一直到全球化的現在，海洋仍然是我們進入世界的最重要管道。台灣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四面環海，島上青山綠水，世稱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們必須要重振祖先的海洋精神，才能再創另一波的海洋文化。

六、柔性文明最終指向民主、和平與繁榮

最後，呂秀蓮提及台灣已融入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之中，面對未來多元格局的發展，台灣將結合環太平洋民主國家順應全球化的趨勢，共同開啟太平洋文明的新紀元。台灣創造了很多奇蹟，除了民主奇蹟、經濟奇蹟之外，還創造了和平與自由的奇蹟。台灣的奇蹟，在亞洲是協防、阻擋共產主義的蔓延，在美洲則是幫助照顧後院，讓美國高枕無憂。過去五十年，我們有很多艱難、困苦與挑戰，但我們默默地幫助世界這麼多，今後我們更要在柔性國力的基礎上，與我們的國際友人經營太平洋，促進太平洋地區「民主、和平、繁榮」的共同未來。

「因為有這種『柔性國力』所以她多次提及『柔性外交』的主張。民主台灣比起共產中國，面積小、人口少，但我們有民主、有人權、有自由、有高教育水平的優質人民，有高科技產值的新興產業，還有一顆顆充滿愛與和平的高貴靈魂，這一切林林總總彙整起來，就是我們雄厚無比的『柔性國力』(soft power)，以此做基礎，我們要推動無往不力的『柔性外交』(soft diplomacy) 將我們所有的分享全世界，也讓全世界疼惜這個小而美、小而讚的世界模範生。」(呂秀蓮，2001：62)

所以，呂秀蓮在副總統就職以來，多次出國訪問，不僅出訪，也是十屆中華民國正副總統中，唯一獲邀在國際會議公開發表演說地一人。在幾次的出訪過程當中，她充分發揮外交的手腕與藝術，巧妙地向世界發聲，剴切的闡述其所堅信的「柔性國力」概念。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四日，副總統一行經美國洛杉磯、邁阿密，前往中美洲友邦薩爾瓦多、宏都拉斯、貝里斯和瓜地馬拉訪問，回程過境美國舊金山後返抵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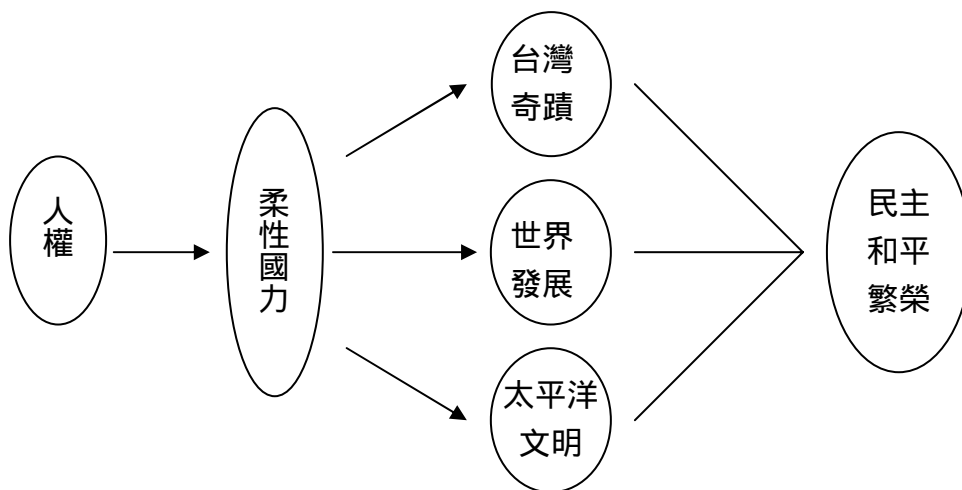


圖 6-3-1 呂秀蓮柔性國力圖解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尤有甚者，副總統在返國後，立即展開「台灣情，拉丁愛」的活動，其中包括；在各百貨商場設置「拉丁廣場」，供拉丁美洲友邦展售特產，並表演各國民俗文化節目，以及舉行文藝活動；認養拉丁美洲友邦兒童；鼓勵台商赴中美洲投資等。琳瑯滿目的節目與活動悄悄地掀起一陣拉丁風情，為台灣與拉丁美洲之間搭起堅實的友誼之橋。

在二〇〇一年三月七日「兩性平權教育研討會」演說中，呂秀蓮也把這件「柔性外交」的成功表達出來。

「去了一趟中美洲，我打出柔性外交，回來後我發起『認養中美洲一萬個兒童』，兩、三個月就超過一萬人了，剛好薩爾瓦多發生大地震，我們這一個愛心就派上了用場。」（呂秀蓮，2001：202）

表 6-3-1 呂秀蓮的從政經歷

1992 年	48 歲	就任第二屆立法委員
1997 年	53 歲	就任桃園縣長
2000 年	56 歲	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任副總統
2004 年	60 歲	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一任副總統

資料來源：呂秀蓮，2001：1

